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ISBN 978-7-5398-1749-1



9 787539 817491 >

定价：256.00 元

(全套八册，每册 32 元)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生活.姜永安/张修佳主编.-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98-1749-1

I.艺… II.张… III.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J222.7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857 号

艺术与生活

策 划:何加林

主 编:张修佳

责任编辑:马 涛

装帧设计:大 可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14 层 邮编:230071)

网址: <http://www.ahms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杭州恒兴彩色印刷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总印张: 34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8-1749-1

定 价: 256.00 元 (全套八册, 每册 32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姜永安

艺术与生活

JIANG YONGAN YI SHU
YU SHENG HUO



安徽美术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SBN 978-7-5398-1749-1



9 787539 817491 >

定价：256.00 元

(全套八册，每册 32 元)

姜永安

艺
术
与
生
活

姜永安 号甬庵，1967 年生。1989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现为中国美术学院 07 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话题的引起，是源于青年画家姜永安近年来在自己的作品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图式语言秩序与时空关系的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这些秩序与关系的变化，带来的是作品特质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一位古典美感的颠覆者为我们虚拟出一片怪诞的空间，一片诡异的梦境。

对于画家而言，这一举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姜永安成为现代空间关系的言说者；对于水墨画而言，它确立姜永安作品“先锋”意义的基本构架。冷眼看画坛，表层意义的颠覆者为数不少，浅薄的“先锋”作品比比皆是，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不能认为是一种“深度模式”；简单地说，在相当数量的实验性的作品中，都缺少现代精神结构，缺少新的空间结构，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已，就此而言，我们无须在其背后寻找深刻的理由与动机。

姜永安的近作《静远》系列，表现的是一位现代意义的画家，以颠覆的手段，去重组经典，所创造的令人惊讶的虚拟空间。阅读作品，可以看到，传统的笔墨仪式被颠覆而解体为荒谬与怪诞的空间图景，符号的象征以弱化的形式继续承担着某种象征功能，并以此传递出现代气息，以及某种永恒精神的延续。姜永安在其作品中依然运用了高古的文化符号：山川、河流、高士、小桥、长亭、古树等，这些符号散发着山林之气、庙堂之气与书卷之气，几经颠覆，在虚拟的空间中获得了荒诞的秩序，使之成为现代语境下的精神象征。尽管如此，现代象征仍然以启示性的方式艰难地支撑着零碎的统一体，我们正是通过这些“遥远”的文化符号去凝视其背后逐渐被解体的“存在”。

不难发现，在画家笔下，人物与山川是处于相对平面的空间之中，在平面空间中万物并置，表达的自

然是一种融通与和谐。不言而喻的是，在其深层，古典的纯净被转换成现代的焦虑，静谧的气息被困扰的渴望所取代，尽管笔墨的清雅流露与含蓄缱绻的言说方式依旧，却由于平面空间产生的错位、倒置、交迭而令人在似乎回归“魏晋图式”中去思索过去、现实与未来等困扰当代人的命题。显然，画家仍然视“天人合一”为一切象征的最理想境界。在现代语境中，天与人各据一方，矛盾重重，“合一”已经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荒诞梦想。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人们对这个梦想的渴望却比什么时代都要强烈。姜永安在作品中不能不表达这种强烈的渴望，他在极重笔墨趣味、造型意味与古典美感的同时，静悄悄地置换了现代空间结构于其中，作为一种颠覆，它使这些貌似古典的作品失去了原来的秩序与规定，完成了多空间的组装和拼接，营造了既遥远、又现代的虚拟图景——那是一种可望而不及的梦境。

细加审视，在《静远》系列作品中，姜永安注重的是执行具体的颠覆实践与虚拟实践，使其笔墨结构、空间结构、精神结构的表意方式和表意语言，都趋向于一种现代结构关系，它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静远》系列中的空间颠覆，即是一种遥远的追忆与沉思，又是图像的空间切割安排。在绘画实践中，它们不是孤立的，具有综合特点与包容的意义，我们在颠覆的虚拟中，看到了一种遥远而飘逸，又有些零碎的场景，都隐伏着理想、渴望、焦虑、困扰等诸多异质成分交织起来的混响。正是这一点，说明了现代艺术的责任，在于把这一切变成新的感觉方式揭示出来。

对现代感的选择，是姜永安这一代青年画家无法回避的选择。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就是对新时空的认识、理解与精神折射的表达，这正是与前辈们的思维、观念的巨大差异之处。就中国美术史而言，

颠覆者的虚拟之梦

徐恩存

从来没有像永安这代人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对“现代感”的自主意识、焦虑与渴望。事实如此，在当代，“现代”一词已经成为最富魅力的词语，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梦幻、理想与追求。

姜永安以颠覆者的身份，把自己归入现代艺术角色之中。在《静远》系列中，他分别把古典时空的均匀、稳定、唯一和不可逆反的戒律进行了颠覆与置换，那种唯一的秩序与和谐的美感被拆解为多个空间符号的重组，产生了多向、多维与多义的离奇效果，让同一个阅读者在阅读中做出多种选择，并在多种选择中整合出一种感觉、思绪与意义来。

从这一点出发，去看《静远》系列作品时，便自然感受到荒谬与不

协和是它的基调。譬如人与自然并不存在于一个逻辑秩序的空间中，人与自然处在平面关系之中，画家的本意是要表达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想追求，却在不经意中造成了失衡与纷乱，而势不两立的关系在荒谬中又重被整合。这里的世界被蒙上了一层怪诞的色彩，在肯定的同时又否定着。人既是人，又是他者；自然既是自然，又是他者。在互动与互拟之中，秩序的矛盾感觉与经验套叠在同一时空中，让你在同一时间中进入不同的空间，这正是《静远》系列作品的现代感所在。不同的是，姜永安在自己的作品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框架。因而，他的作品在无序中见出秩序，在纷乱中见出严整，在荒谬中见出结构，

在高古中见出现代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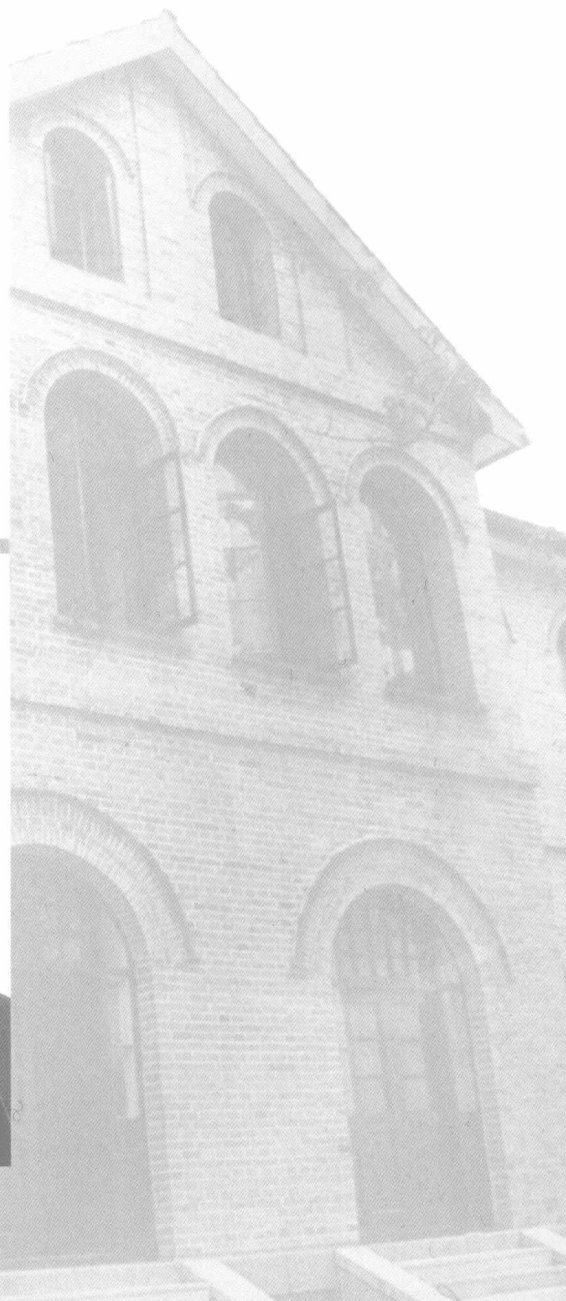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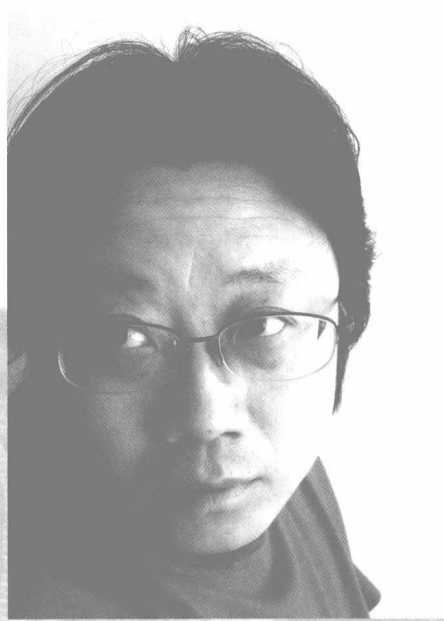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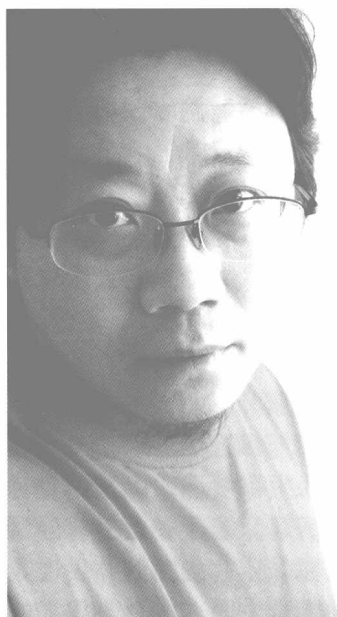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姜永安一直在作品中存有古典美感境界的愿望，他同时又有一个现代画家的颠覆与创造的欲望。在这一过程中，姜永安只能不断地调整自己，选择自己，因为原有的积累不再能够适应和应对新的语境，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与思维。这一变化使画家原有的自信和把握随之瓦解，面对新语境，对混乱无序的现状重新加以协调，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正是姜永安颠覆者的虚拟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认为，对包括姜永安在内的一切画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我们的标准应是——首先它必须是绘画的、艺术的、美学的；其次，才是特定形式中的精神倾向与文化内涵。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莫不如此；还有就是自由的想象与感觉，以及态度如何，决定着作品的根本优劣。作为青年画家，姜永安的作品体现了他的新锐感觉与实验精神，最为突出的乃是他以古典素材作为现代感的创作手段，赋予其以现代的象征意义，同时赋予它们一种新的艺术功能。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以现代人的精神特点去返观古典传统，创造与现代人审美需要相适应的图式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时代在变，经验在变，价值取向在变，审美意识在变，昔日的深奥艰涩、难以卒读的笔墨符号正契合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们从中寻到了自己的寄托与向往，这是一种新的转换与回归，姜永安的作品正是这种转换与回归的体现，不过他换了一个角度——即以一个颠覆者角色去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是一种“圆梦”式的心灵图景，也是解读他作品的唯一途径。

因此，姜永安编织的梦境，只能从现代的角度去解读，才能获得全新的阐释意义。





众家评说

姜永安的人物画，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厚重的意蕴，他偏爱古典情绪，在笔墨之间创造出特有的空灵、飘逸，以及典雅和朴拙的审美趣味。他的艺术更多地来源于文人画的笔墨意味与美感追求。不同的是，他以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整合，并赋予作品以一种“荒诞感”，使之体现为一种幻象的特点。他近来的一批反映都市时尚生活的作品，仍然在不乏“荒诞感”的气息中，表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以及消费时代诗意的消解。姜永安是极有潜质的画家，在以艺术去理解并表现人对世界的感觉方面，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等方面，都是很独到的，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才华和能力。

我认为，对包括姜永安在内的一切画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我们的标准应是——首先，它必须是绘画的、艺术的、美学的；其次，才是特定形式中的精神倾向与文化内涵。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莫不如此；还有就是自由的想象与感觉，以及态度如何，决定着作品的根本优劣。作为青年画家，姜永安的作品体现了他的新锐感觉与实验精神，最为突出的乃是他以古典素材作为现代感的创作手段，赋予其以现代的象征意义，同时赋予它们一种新的艺术功能。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以现代人的精神特点去返观古典传统，创造与现代人审美需要相适应的图式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著名美术理论家徐恩存（摘自《江苏画刊》2002年12期）

永安的作品始终如一地存在着一种浓郁的近乎缠绵的抒情倾向，这是他的热爱所致，他称之为“相思”，对高古雅意的梦怀和迷恋。这“相思”其实是单相思。活在当下，对他而言，或许是半梦半醒之间，是执

著沉迷于他那曲“在水一方”。而困惑之年的他对自己的这种情结悟得明白。近两三年前，他沉下心来画了一批貌似摹古的作品，自己比较满意。满意是指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找到了个性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使画画变为咀嚼、玩味、经验、把握生活的“方式”，使自己的单相思落到了一个较为实在的境地，语言和内心协调得舒畅，梦游的幸福前所未有的，当下和梦因此不再咫尺天涯。作品的背景仍是他有意味的姜式山水，或现代情侣或古代的老者和仕女，人物与山水背景都在各自的题材意义中寻求一种关系，可能是相融不分也可能是不尽和谐，欲图引发人们的现实思考。在他看来，关注当下是重要的，但如果艺术过于追求当下或把当下当做概念主义会像伪现实主义一样，将失去艺术最重要的某些意义。艺术应当是当下的，更应是个人的。对他而言，艺术是梦回，这也是为什么在近一年中他埋头“摹古读今”的原因，他需要找到自己“一以贯之”的新方式。

——自由评论人金然（摘自《艺术状态》2005年5期）

当现代艺术渐已平静弄潮的澎湃与躁动，人们发现绘画仍在以朴素的方式在主流艺术置换的矛盾中被画家们努力地呈现着新意。受动于现代艺术思想的侵染，画家的语言选择以及主体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多元化的自在与表意状态，他们试图借用各种图式特征来完成主观语境的营造和个人精神空间的梦析，绘画在疏远艺术公众意义的今天，绘画样式的自主性与画家自言自语式的独白却时常够诱惑我们的注意力并被其生动的形象意境所吸引，使得我们在传统的审读方式中得到快悦，他们富有灵性的笔意与造境经常激活我们对绘画的情感冲动而

忽略了绘画在现当代艺术形态层面的局限性,同时,这些优秀画家的独特形式之美也不自觉地削弱我们曾经对绘画作为经典艺术时的偏颇,从而回归到平静且纯粹的会悟读想之中。姜永安的水墨作品就是如此,他以可贵的平静与悠然创造出精致而优雅的意象,带给我们一种畅然和觉思。他画古代与现代,或许是为了左右逢源,或许也是为了精神观照,但我注意到他的现代题材略略带有某种忧郁,这是一种关于他的古典题材的忧郁,这种对应的关联恰恰更能凸显他那些古典诗意的语境意义,是借用古典的寓意,因为他的山水竭力地表现出精神的象征性以及古典人物的关切和与现代人物的拼接,表面的具体造型实际上

是符号化的构成。永安的古典诗意与现代题材明显带有意象的动机,这是他可能走得很远的基础,使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于某种绘画概念的相似。

——编辑木子(摘自《中国书画》2006年3期)

在当代中国画领域里,对传统解读的执著和对现代生活的思索几乎是大多数艺术家的创作内容,姜永安的作品也是一样,体现出对母体艺术的情结眷恋以及对现时代生活下精神过往的辨识。国画家不同于其他画种的艺术家人,因为对传统的不可回避致使他们在技巧与意义上总是要赋予事物历史过往的双面思考,这种国画家的意识本能是自

然的和无可厚非的。然而,许多国画家却并不能够在传统的内涵与现代的悟读中找到合乎当下意义与美学本质的表达,流于生活表象的描绘与古代样式的传移摹写便成为平庸画家们的雷同之处。看永安的作品可以感觉到一种超俗的景象,静远而典雅,体现出画家创作心态的平和沉静,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在时下物欲浮飞、意乱情迷的现实纷扰中,画家能够保持住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坚守,实质上是对自我涵养的坚持。姜永安的作品恬淡细腻,清润娟秀,不带粗蛮浊野之气,文质彬彬有鹿门君子之象。他画云游高士、林泉风雅多有魏晋风韵,古雅稚拙,且意境畅和快悦,无许多画古人者作腔拿势般



的小我悲怨和无病呻吟。他似在通过古人与山水的亲密构建中国古典哲学的物我关系与至仁至乐的美学理想，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圆畅的吟诵。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是老者和顽童，似象征一种传承，人物或游目怀想、或澄怀观远、或搜妙写真、或邻水拂弦，将世外桃源的文人故实升华为“天人合一”般的精神理想。这种对古典美学精神的怀恋在他的现代人物作品中也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示着，是现代人的自然守望与人文观想，这就是我觉得姜永安作品富有较强阅读性的缘由所在。他画古人山水，人景各半，无所谓主次，人大于树、树大于山，历史上有些这样的画家，但不在多数。在国画的分科里，人物与山水兼擅者，难矣。当代画坛，在国画的意境上清新圆畅、谋天人合趣之神韵者，罕哉。永安的宁静与淡泊，予人致远、予己明志。

——学者刘迪（摘自《中国书画》2006年3期）

今天的中国画家所面临的文化环境远比古代先贤们复杂得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直面传统的压力，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强烈冲击。我们不但要研究消化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还要或主动或被动地去面对现代艺术对我们的影响。

因此，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艺术思想重新整合和融化，就是摆在现代中国画创作者面前的不容回避的课题，谁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好，谁就有可能有所作为并有所成就。姜永安的作品中就体现出这两种文化思想和艺术理念有机整合的结果。毫无疑问，他的探索是成功的，他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似诗似画，既传统又现代的画面效果，在给我们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希望。他的艺术

探索之路值得人们去思考和研究。

——著名画家、清华美院教授戴顺智

永安的画让人一眼看过便不能忘却。其独具特色的笔墨语言，有程式而无僵化，讲法则而不教条。他画古装人物，或站立小桥上，或坐卧溪水旁，四周云蒸雾起，风静泉鸣，如诗如梦，如影如幻，每件作品都是一首诗，每首诗又都是一段传奇，让人久久回味。

他画现代人物，却也常常置身于古典形式的山水之中或遐思放怀，或任性独行。无不散发着高贵的气质，把持着浪漫情怀，似有寓意，又似作者思绪自由散漫的延伸。他甚至常常放弃对人物面部的刻画，而使画面平添了几分诡异与神秘，从而忘记了他笔墨的存在，所剩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清旷与空灵。

——荣宝斋出版社总编张建平（摘自《都市澄怀》）

姜永安绘画有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诗性气质。经过学院“科班”严格训练的他恪守着两个原则，一是深层审美结构与传统的写意性保持紧密的联系；二是绘画表现上尽可能地解构传统，再造一个新异的视觉语言法式。

在烟云供养的山水田园情境中，笔墨细腻而琐杂，山川水泽组合性很强，形象略显荒诞夸张的贤仁智者形象于其间行走坐卧。如此逍遥的所在，眼见外面世界，然而不与之争，内里自然一片光风霁月，清旷虚空。不难判断，姜永安沉湎于这种物象与心象之间的笔墨浸漫，崇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通达。在绘画中，他精心营造这种氛围，目的是使画面成为审美意象与性灵独抒的空间。绘画既是他完成个体情性的优雅展示，也是其生命心象的写照，同时又投射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判断。

姜永安以灵润的笔墨与形式化语言，塑造着古典化的“老成持重”的审美情境。显然，那一幅幅自古以来文人雅士所向往的自在空间里折射着一种期许，一种承诺，一种胸襟的独守，一种精神丘壑的内营，一种个体化情感的悄然隐逸。他的绘画在证明一点，最“古典”亦最“当代”的山水林泉永远不是时尚的跑马场，而是心灵的最真切、最舒畅的栖居地。

——编辑、画家东阳（摘自《中国书画》2006年3期）

姜永安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对古典意蕴的追寻。画中人物多为老者、童子或仕女，其形态头部进行适当夸大，身体相对缩小，物体与人物比例在作了对比性的置换的同时，又不可分离地融合于一体。作品中，又因山川的精致描绘、人物的洒脱勾勒而互为影响，使画作古朴而典雅。另一类为对当代题材的表现。作品中，画家基本上放弃了典雅、规范的形式技巧，将空间错位和比例失常作为必要手段，常规的人和物与情理秩序的反叛成为极富表现力的结构方式，但他没有放弃笔性和墨法，而是在经过提炼后，努力强调出黑与白、白与灰、灰与黑以及任意勾勒与严谨布局的对比，画面呈现出郁闷而苦思的味道，颇令人沉思。具备了当代题材画作所要表现的精神性，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又是对当代思想的思考；既是文化的自觉意识，又是笔墨的自觉意识。因此，姜永安这两类作品中的“古典自我”与“现实自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为影响的。这一成绩表明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的支持下，是可以拓展笔墨自身结构的。但画家是否能在“传统”与“当代”的冲突和融合中，找到一个合拍的方式，去更深刻地表现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和底蕴？

——艺术策展人张修佳(摘自《艺术与投资》2006年10期)

姜永安的人物画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叙述感,无论古装抑或现代装,都笼罩着相似的质地——敏感的迷梦状态,或许可以称之为是画家的情绪。其古装人物一般为方额长鼻,置身于虚幻的山林场景中,或游艺,或品饮,或赏玩,或问学,看似不协调的人物与环境的结合,成为姜永安独特的图式构成,从而将传统人物形象转换为一种颇具现代叙述味的形象;其现代人物则将都市人物放置于梦境般的山野林木之中,改变了20世纪都市人物画经常呈现出的躁动感,赋予现代人物以古典的情怀,如梦中人的呓语——伴着清凉的夜曲。其水墨语言,相对比较单纯,弱化线的因素,追求笔痕在水分控制下的晕化,带有一点肌理感,却不是传统笔墨的效果。在清淡的能够产生色相感的墨气中,传统与现代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与他画中的人物在质地上甚是相配。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杭春晓(摘自《水墨现状》)

姜永安有很深的古典情结,然而经历新潮美术洗礼的他却从骨子里有一种现代意识。因而,无论是如《溪上观远》这样的传统话题,还是《魔方》这样的现代题材,都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感,画面往往显得幽静典雅,画中的人物总是显得幽远高古,但却分明感受到一种现代的气息。画家把传统的笔墨转化为塑造人物形体和结构的要素,因此在笔墨程式上与传统拉开了距离,然而,从细节上看,又没有脱离传统的规范,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出勾画点染的方式从何而来。这样的一种笔墨方式很显然来自于画家的创造。

姜永安似乎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绘画中的构成因素,所以他的画面从整体来看,各个部分是在一种精心的安排之下,无论是高山流水还是小桥草屋,无论是山居老叟还是出游男女,都成为画面同等重要的部分,山与人已经不能分离。或许,画家力图以这样一种绘画方式来表达对古典意味的追求和向往。古典艺术中的宁静、含蓄在他的画作当中显得如此重要,而现代的城市生活又无时无刻不对他产生影响,在这两者之间,画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方式。

——青年理论家陈明(摘自《都市澄怀》)



意象 2001 学院派 七人展



学生毕业创作讲评